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 一 三 次会议
1995年11月6日,星期一,上午10时
纽约

主席: 额尔德内楚伦先生 (蒙古)

上午11时05分开会。

悼念以色列国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先生阁下

主席(以英语发言): 第一委员会各成员震惊并极为悲伤地获悉以色列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先生阁下遇刺身亡。我相信,我在这里所说的代表了每一个人的感情,伊扎克·拉宾总理出色地领导了他的国家,他是为了中东和平与安全而战的坚定斗士,为此,他将永远被怀念。

我谨代表第一委员会各成员,向以色列代表团表示我们对伊扎克·拉宾总理的不幸早逝的深切哀悼,并请以色列代表团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以及拉宾先生的家人转达我们的哀悼。

我请委员会成员起立,为悼念伊扎克·拉宾总理默哀一分钟。

第一委员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弗雷德里克·贝格先生代表非洲国家发言。

贝格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 非洲集团成员国深为震惊和悲痛地获悉上周末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先生遇刺身亡。犯下这种应受到最严厉谴责罪行的人必然毫不关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福祉。拉宾先生的

去世是以色列人民的巨大损失,并可能威胁到正在中东展开的和平进程。

非洲集团吁请中东和平进程的所有当事方不要被这一悲惨事件吓倒,而是坚信遵循他制定的方针是实现拉宾先生遗愿的最好方式,从而吸取力量。

非洲集团成员国向拉宾的家属以及以色列人民和政府表示哀悼。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文莱达鲁萨兰国代表哈吉·叶马特先生代表亚洲国家发言。

叶马特先生(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英语发言): 我谨代表亚洲集团与我的同事们一道向已故的伊扎克·拉宾总理的家属以及向以色列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和一位和平战士。我们悲哀地看到有如此巨大勇气的一个人、一个领袖再次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我们看到在中东发生这种情况已为时太久。

已故的伊扎克·拉宾总理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我这样说是表达了亚洲集团成员的感情。他的过早去世应提醒所有感到关切的人,迫切需要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实现全面和持久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波兰代表登宾斯基大使代表东欧国家发言。

登宾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东欧集团对伟大的以色列政治家和领导人伊扎克·拉宾总理被谋杀深表震惊、悲哀和悲痛。他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我谨请以色列代表团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以及遗属转达我们的同情和真诚的慰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玻利维亚代表瓜尔贝托·罗德里格斯先生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发言。

罗德里格斯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国家对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先生不幸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这位杰出的领导人遭暗杀,使国际社会少了一位献身于世界和平事业的领导人。此外,他去世的情况暴露了那些反对在加沙建立一个以团结和谅解理想为基础的社会的激进分子集团不容忍和顽固不化的态度。

这桩罪行震撼了整个世界——各国政府、政治分析家、新闻界和平民百姓——因为拉宾总理代表着谋求和解道路以及使人民彼此更接近。他为中东和平寻求大胆的、新的解决办法。

拉宾总理去世造成的痛苦使全世界鼓起政治勇气继续拉宾先生开始的进行根本转变的进程,以便在这个区域和全世界最终实现和平。愿上帝始终照料这位杰出的政治家,让我们人与人之间能更好地相互理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挪威代表汉斯·雅各布·比约恩·利安先生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发言。

比约恩·利安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成员对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先生遇刺的消息深感震惊和十分悲痛。我们都谴责这种卑鄙的暴力行为。以色列和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人。拉宾总理在中东谋求公正和持久和平中表现出巨大的个人勇气和决心。他是和平进程的主要设计师,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天就在他遇刺前几分钟他又再次赞扬和推动这个进程。

我们都记得,就在一年前伊扎克·拉宾总理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因为在推动和平进程中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表现出很大勇气而获得和平奖。现在,在拉宾总理葬礼的这一天,我们都感到必须继续他推动和平的工作。这是他的遗愿,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这一天,我们向他的家属、向以色列人民以及向所有相信伊扎克·拉宾使命的人们表示我们的哀思和同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亚蒂夫大使发言。

亚蒂夫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1996年11月4日将是以色列、它的邻国和国际社会永远牢记的日子:在一天一颗刺客的子弹夺去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先生的生命。

这颗子弹并不是冲着他本人来。这颗子弹企图停止的是中东各国人民向和平勇敢的迈进。伊扎克·拉宾本人在特拉维夫和平集会上作最后一次发言时说:

“我做了二十七年军人,当和平没有机会的时候我参加了战斗。而现在我认为和平有一个机会。”

以色列政府充分致力于继续努力与其所有邻国实现全面持久的和平。我们有义务——我们中东各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有义务——确保拉宾总理的远见不会落空。一颗刺客的子弹不会停止我们努力实现拉宾总理大胆开始实现的目标。

1995年10月24日,拉宾总理在向大会发言时说:

“道路仍然漫长。然而,我们决心继续前进,直到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为本区域各国人民把和平带到本地区。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将完成这个使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第39次全体会议,第23段)

让这些话语在通往和平的旅程上鼓舞着我们。

议程项目57至81(续)

审议在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议程项目下提交的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 根据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时间表,今天上午委员会将开始下一阶段的工作,即审议在议程项目57至81下提交的决议草案。

在此,我愿指出今天的会议以及11月7日星期二和11月8日星期三排定的会议将专门用来介绍决议草案并听取对它们的评论。

委员会现在将开始审议在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议程项目下提交的决议草案。

我首先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他将介绍关于禁止出口杀伤地雷的决议草案。

阿卡洛夫斯基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愿首先表示,奥尔布赖特大使原打算将参加今天上午的会议并代表美国发言介绍关于杀伤地雷的决议草案。但是,由于周末发生的悲惨事件她不能出席会议。她现在正在耶路撒冷,与克林顿总统和世界上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和平缔造者伊扎克·拉宾总理的葬礼。我们为失去他而悲伤并且向拉宾的家人和以色列人民表示我们极度的同情。这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悲哀的一天。

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介绍这项呼吁各国禁止出口杀伤地雷的重要的决议草案。这些暗藏的致命物对平民造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惧。例如,在柬埔寨,走在金边的大街上你不可能看不到使用临时代用的拐杖或者推车行走的儿童。

杀伤地雷已经成为懦夫所专用的武器。它容易埋却难以摧毁或探测,而且它被越来越多地用作恐怖和经济战的武器,而不是用来限制敌对军队的运动。它是慢运作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冲突结束很长时间之后,这种武器常常继续杀害和摧残人们,成为多年的祸害。

各位知道,我今天介绍的决议草案 A/C.1/50/L.45 是我国政府首要任务之一,因为它是解决并最终停止杀伤地雷造成的痛苦和折磨的全面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合作对地雷造成的问题采取持续不断、多方面的办法。7月份我们与联合国密切合作在日内瓦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排雷问题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90多个国家。美国代表团由前国务卿塞勒斯·万斯率领。

我们讨论了全球排雷的需求和行动优先项目,并且在会议上为正在进行之中的联合国排雷行动募集了资金,我高兴地告诉委员会,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认捐1 250万美元。然而,我们在日内瓦的工作仅仅是我们在亚洲、非洲和中美洲持续支持排雷援助方案的补充。实际上,去年我们为全球排雷援助花费了大约4 600万美元。

3月份美国交存了常规武器《公约》的批准书,从而确保我们成为9月份维也纳审查会议的正式参加国。令我们十分遗憾的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未能就与加强地雷议定书当中的限制有关的关键问题达成协议一致,会议只能休会。尽管如此,会议还是取得了进展,我们有信心在1月份会议重新召开的时候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

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美国已经同意成为将由瑞典介绍的关于常规武器《公约》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美利坚合众国还与联合王国一道为一个杀伤地雷控制计划制定了方案。作为第一个步骤,控制计划将强行限制杀伤地雷的生产、储存和转让。我们将努力使这个控制计划补充和加强常规武器《公约》并期待这一计划最终将得到各国广泛的参与。

除了这些努力以外,美国还与其他25个国家一道禁止了杀伤地雷的出口。美国首先在1992年禁止了这类出口,佛蒙特州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担任了领导角色,他将继续在解决世界范围的地雷危机的努力中起领导作用。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解决由杀伤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悲剧时作出了真诚努力,而且在许多方面十分成功,但

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第一委员会再次介绍这项决议草案。在过去两年产生的势头的基础上,决议草案呼吁各国政府禁止转让杀伤地雷并采取具体步骤争取最终消除此类武器,这个目标最初是由克林顿总统在去年向大会发言时提出的,几个星期前他又重申了这个目标。

根据这项决议草案,大会将提请人们注意为对付地雷的灾祸而作出的国际努力。在这方面,大会将概括指出常规武器《公约》作为控制杀伤地雷使用的权威性国际文书的重要性,并敦促所有国家遵守其适用规则。

最后,文本强调了杀伤地雷对平民人口造成的可怕伤害。它指出,根据秘书长的报告,据估计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土地里埋有1亿1 000万个地雷。它进一步指出,每年被埋下的地雷大约在200万至500万之间。而在1994年被排除的地雷只有10万颗。这些统计数字令人痛苦地表明,全球地雷问题继续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恶化。

我国代表团上星期与来自地雷危机导致人命损失和国土摧残的国家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谈,来自他们的信息十分明确: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尽管这项决议草案并不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和必要的步骤。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世界上消除由杀伤地雷造成的人类悲剧。我们必须重申致力于排除、控制和最终消除这些滥杀无辜的致命物,并且我们必须现在、今天就针对这个承诺采取行动。因此,我敦促国际社会的同事们不仅支持这项决议草案而且加入共同提案国的行列。目前,我们的地雷决议草案有80多个共同提案国。在我们提案国数目增加的同时请今天就加入我们的行列,以进一步显示处理这个全世界范围人道主义危机的国际支持和势头。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在此阶段发言。是否还有代表团希望介绍决议草案或就其发言?似乎没有。

各位代表还记得,11月2日星期四委员会举行的第六次非正式会议非正式地决定把提交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

议程项目下的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从11月3日星期五延至今天,即11月6日星期一中午12时。

在同有关代表团协商之后,主席应某些代表团的要求希望指出,提交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可以推迟到今天下午4时。下午4时的截止时间是否得到所有代表团的认可?这个截止时间关系到所有尚未提交的决议草案。

阿卡洛夫斯基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委员会秘书收周告诉我们,由于目前秘书处运作的限制,进一步推延截止时间将造成印制和翻译决议草案方面的困难。因此,我国代表团将不赞成进一步延长截止时间。

我们上周的印象是,我们作出了决定而不是非正式决定,但是,主席先生,显然根据你刚才所说的,我们错了。在我们看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遵守的工作期限,而且我们希望将坚持我们在此作出的任何决定,而不可以隔几个小时就变动。如果截止时间延到下午4时,那么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说将其延长到下午6时,或明天等等。因此,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将是坚持我们星期四作出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十分赞成美国代表刚才说的话。但是,现实情况有所不同。

古内蒂莱克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赞赏你采取的措施,将截止时间延长到中午12时,并且赞赏你刚才宣布的决定,将截止时间进一步延长到下午4时。我国代表团可能能够在下午4时前提交其最后的决议草案,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我想知道是否可能把截止时间延长到下午6时,以便提交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的一项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是否还有人发表意见?

罗德里格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所有代表团都的确关切我们不应无限期地延长截止时间。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各国代表团的国家元首参加联合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实际忙了一周的特殊情况,对于许多代表团来说,时间很紧,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延长截止时间。

我们因此请主席和秘书考虑这些特殊情况并允许把截止时间稍为延长到下午4时。

关于斯里兰卡代表所要求的延长,我们愿在这点上看到某些灵活性。我们完全理解这对秘书处造成的困难,然而这些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使我们要求尽可能大的灵活性。我们知道,主席和秘书处一直保持灵活态度,我们愿祝贺他们并感谢他们使所有代表团有机会今天提交其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没有人还要发表意见,我想现在说,秘书处已通知,拖延和推迟提交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使委员会可能还必须推迟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根据我们的工作方案,委员会应该在11月9日上午开始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看来如果延长提交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我们可能需要把开始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的时间从星期四改到星期五下午。委员会很清楚,秘书处受到的限制将使各代表团很难及时拿到决议草案,在开始采取行动之前审议。我因此吁请所有代表团努力遵守今天下午4时的截止时间。

阿卡洛夫斯基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理解某些代表团可能对决议草案有困难。我国代表团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我们已作出努力不超过我们在星期四商定的截止时间,但现在我听到有人要求灵活。

我真的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已听到有人请求把截止时间延长到下午6时。正如我所说的,有人可能会出面要求拖延到明天,并以此类推。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就截止时间达成协议,则该协议就应不可更改。如果有灵活性的话,则应再次对大家都灵活,但这种灵活性的定义应该是最后期限的时间,即我们通过可能商定的任何延期所得到的灵活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当然,我注意到美国代表发言的论点,我完全同意这个论点。

我的理解是,将截止时间延长到下午6时可能会造成把开始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的时间从星期四推迟到星期五下午,因此我要请委员会核准——

我请美国代表发言,他愿就程序问题发言。

阿卡洛夫斯基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不想打断你,但我有一个问题,它同你提出的大家是否都同意推迟采取行动的问题有关。

我的问题是:这是否会造成会议本身的延期?

主席(以英语发言):也许不会,但我对此不能肯定。我们已把11月20日星期一确定为第一委员会工作的截止日期。当然,主席团将努力坚持这个日期,实际上,我在想是否有可能在11月17日星期五完成关于所有裁军项目的工作。但是,推迟提交决议草案当然很有可能在我们按商定日期完成工作方面给我们造成困难。

我请委员会秘书发言。

顾拉迪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我只想对主席刚才就秘书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说的话稍作进一步阐述。我星期五的发言当然已记录在案,按我们过去的一贯作法,我们当然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全力确保必要的灵活性。

但是,大家还记得,我曾通知委员会,可能有必要推迟采取行动,我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也采取了分组处理决议草案的作法。在我们收到并正式印发所有决议草案之前,很难把它们分组。当然,这个程序涉及重新召开主席团会议,由主席团认真研究通盘情况并重新进行可能必要的任何区域协商或其他协商,然后才就分组办法作出最后决定,而后再分发给第一委员会成员。

因此,考虑到所涉及的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似乎需要进一步推迟,把开始采取行动的日期推迟到星期五。主席先生,正如你所阐明的那样,我们当然将尽量按目前计划在11月20日前完成所有项目的

工作,并作出非常实际的尝试争取在11月17日前完成各裁军项目,但应记住谁也不能对此作出保证。

阿卡洛夫斯基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很遗憾本次讨论不得不拖延,但委员会秘书刚才所作的解释和主席先生你早些时候所作的解释再次使我国代表团对推迟我们的截止时间是否明智感到怀疑。至少就我国代表团而言——但我知道其他一些代表团也有同感——我们再次根据这样一个假定办事,即我们将在11月20日完成我们的工作。现在按我对刚才所作解释的理解,人们对这一点也抱有一些怀疑。

因此,我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不应按主席先生你早些时候的提议至少尽力把我们今天提交决议草案的工作压缩到下午4时以前,以便减少会议延期的可能性。我相信,许多代表团成员在11月20日后都有旅行计划和其他地方的承诺,我们可能感到很难在该日期后工作。我因此建议,我们更认真地看待这个情况,不要匆忙就决议草案截止时间问题作出任何不成熟或草率的决定。

古内蒂莱克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我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眼下进行的讨论。我们也许可以按以下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有任何代表团要提交一项或两项决议草案,则也许可以给它们机会在今天下午6时前提交这些决议草案。

另一个办法是按主席先生你所建议的那样,让这些代表团在下午4时前提交其决议草案,但有可能对这些决议草案进行修改,而这将涉及印发任何数目的订正。

我提出的把截止时间推迟到下午6时的建议只是为了避免印发我们可能不得不提出的对这些决议草案的订正。

主席(以英语发言):虽然我当然知道应尽力避免对决议草案的过多订正,但提议的这项行动也必然将赢得时间。

铭记这一点,我请委员会核准把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天下午6时。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截止时间现在是下午6时,我们将不超过这个时限。我要提醒各代表团,决议草案均应提交秘书办公室。当然,秘书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今天上午将在这里,他们非常愿意接受决议草案。

上午11时50分集会。